

馬步芳與青海(下)

馬世弘

(本文插圖刊第6頁)

合府辦公增進效率

馬步芳訂定建設青海六大中心工作後，為提振省府各廳處之工作精神，加速完成所訂中心工作，首先採取的積極行動，實施「合府辦公」，將省府各單位人員全部集中在西寧西大街省衙內，此處原為清代藩鎮公署，也是歷任青海辦事大臣的府衙，建築宏偉，屋宇整齊寬敞，在此合署辦公，監督考察容易，連絡指揮方便，增進工作效率，當然不在話下。

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建國的程序中，規定訓政時期的建設，要完成：(一)清查戶口，(二)測量土地，(三)修築道路，(四)發展水利，(五)墾闢荒地，(六)開辦學校，(七)推行造林運動。馬步芳主青海省政後，即徹底推行訓政時期的建設工作，加速完成建國目標，誠乃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。

馬步芳對青海的建設，除了上述六大建設中心工作外，為了繁榮地方經濟，增加稅收，加速經濟成長，舉辦各種公共設施，如興建道路橋樑，發展交通；修建水利，便利灌溉；擴大環境綠

化，保持水土；開闢水源，充裕供水；推行環境衛生，預防疾病傳染；倡行儲蓄與合作事業，養成國民互助精神，總之，使本地方的權益，為本地方人民充分共享。

延攬專才開發經建

說起青海當初的公共設施，也實在可憐，建省以前，西寧街道景象：「無風三尺土，有雨一潭泥」。建省後市內道路雖無柏油、水泥的高級路面，但已有碎石鋪面，車行其上，晴天塵埃不揚，雨天輪不游滑。交通工具有人力車、小型馬車、舊式鐵輪轎車。在省道與國道之間都有西北公路局經營的定期長途汽車客運班車，省內和對外交通便捷很多。另外如電力、醫療、郵政、電報、電話等，也具有規模。

青海的公共建設，最值得一提的是西寧市的電力建設，是由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為最初的創辦人，當時他是以前國家資源委員會西寧電廠廠長身份，前往西寧開發電力，解決青海的照明問題，對青海地方建設貢獻很大。另一位對青海衛生保健有貢獻的人為謝剛傑先生，他是四川華陽

縣人，日本岡山醫科大學畢業，曾任青海省政府委員兼青海衛生處處長，青海衛生事業，由他一手建立。另一位國××(大名遺忘)山東人，有兩位千金，二千金名國明嫻，與筆者同學。他創建青海的電話電報局，溝通青海民間對外通訊，也是建設青海的一大功臣。

對青海地方建設有功的還有一位是林競(字烈敷)，浙江平陽人，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畢業，中訓團黨政班三十一期結業，曾歷任西北邊防督辦公署調查及編輯處長，甘肅寧海區(西寧)行政長。他在青海曾設立「自治人員訓練班」，擔任青海黨務籌備委員及執行委員。他在青海推廣新戲劇，並任甘邊寧海總務總辦七年。青海建省後，任首任民政廳長。

林競對青海民情調查、民俗改善、民意溝通、民願協調、民心改造、民智啓發，貢獻最大。

雖然如此，但開發青海經濟途徑，開啓經濟動脈管道者，還是馬步芳本人，他在民國二十四年五月間，在西寧城的西北角小橋地區，創建「海陽工業區」，內設：化學、三酸、玻璃、毛紡、火柴、麵粉、製革、木器等八大工廠，到二十

七年，大部份工廠已開工生產。這些工廠的設置，對青海人民經濟生活的改善，解決社會問題，助益甚大！

生活怪招令人發噱

馬步芳治軍嚴謹，治事認真徹底，平日對部屬態度嚴肅，不苟言笑；但在私生活方面，也有風趣詼諧的一面。他對文明戲很有興趣，自己也愛唱歌，對跳舞有很深的研究。平時在省垣開會，會畢必有餘興，通常都是命令他的副官趙養天上臺表演新疆舞，在盛大集會場所中，有時他也露一手。民國二十八年，青海舉行擴大祭海，國府命令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主祭，青海蒙、藏、回、漢等四方各族代表均與祭，會後馬步芳親自表演哈薩舞，且唱且舞，歌聲高亢雄偉，舞步沈渾有力，博得全場掌聲。

他平日也喜歡微服簡從，到各機關學校視察，見學生上體育課賽籃球，學生搶球，拚鬥激烈，回省府後就命副官買很多籃球，送去學校，並告訴校長，學生玩球，不必爭搶，每人發一球，學生筋骨尚未長成，玩球要注意學生安全。他也喜歡騎腳踏車上街遊行，但他騎腳踏車時，前面左右各有一名衛士挾着把手，後面左右也各有一名衛士推着車向前行走，而他自己兩手握住把手，兩脚踩在腳踏板上，也不用力，端坐其上，路旁兩側人士見之，無不捧腹。

他擅長騎馬，暇時經常在郊野騎馬馳騁。西寧城南門外南山之側，有一大廟，名南山寺，是假日仕女雅士遊樂之地，他常帶着隨從，騎着驃

駒，從寺廟之前絕塵而去，大有當年成吉思汗馳騁歐亞的雄風。他除擅長騎馬之外，還精於射擊，每次閱兵或軍中舉行大演習之後，必在官兵之前表演騎射，槍擊空中飛鳥，彈不虛發。一次在全省運動大會中，他表演「高桿射梨」，將數梨懸於高桿之上，他在百碼之外，縱身上馬，手持短槍，飛奔桿下，然後扭腰轉身，看中目標，舉槍發射，槍槍中的，博得滿場喝采。

青海的騎兵驍悍善戰，全國有名。他訓練騎兵，經常在原野大地之上，使騎者縱馬疾馳，於疾馳之間要求在馬背上旋轉作舞；或躍落馬背，從地上揀物，然後縱身上馬；或手持長矛左右扎刺，作衝鋒陷陣；或以快槍在馬背上射擊活動的目標，槍槍中的；或在縱馬之間在馬背上表演鑽裡藏身，全身隱伏於馬腹之下；或在短短的兩百公尺距離以內規定要做完倒掛金鈎、童子拜觀音、金鷄獨立、白馬飛空、鴉子翻身及飛鷹捕兔等許多動作，其勇敢敏捷，簡直神乎其技。

他在主省政期間，也非常重視民間休閒和娛樂，為達與民同樂目的，在西寧附近廣建民眾娛樂活動中心。在西寧城北郊外，建有「香水公園」（園內有香水泉得名），城西郊外，建有「滄中公園」。另在距西寧城西南十數里處麒麟河口，建有「麒麟公園」，佔地萬頃，幅員遼闊，園內有山有湖，水木清華，曲徑通幽，花木葱蘢，雲霧繚繞。遠望羣山，景色如畫，園中景物更是朝霞夕嵐，變幻萬千。園中亭臺樓榭，建築華麗。湖水波平似鏡，樓臺掩映如畫。馬主席經常在此湖中泛舟游樂。他泛舟時不使槳棹檣槁，而將

舟放在湖中，用人力向前推行，如此他才覺得適癮。此種遊戲，真叫人發噱。

馬步芳的日常生活中，使人捧腹的事很多，比如在各種集會時，主席大都由他自任，但是開會時他却發一言，連宣讀國父遺囑，也請秘書代讀，有時他要講的訓詞、演講等，也由秘書代為宣讀，自己站在臺上聽自己的訓詞，聽完了還跟着大家一起為自己鼓掌。

回教徒除了「安拉」，不信仰別的神祇，更不迷信，但對中國傳統的文化——隸字之類的玩意兒，也是相信的。因此就有些慣於諂諛之人，迎其所好，用各種手段欲求其榮寵，而將馬步芳三個字，以隸字方式解釋予他。隸字者曰：「馬」者，即主席也。「步」者，掌握，指揮也。「芳」者，廿萬也。有朝一日，主席手下的部隊，有擴充到二十萬人的可能，將來戰區司令、方面軍總司令都有得幹。當然，這種阿諛之詞，他內心是十分樂意接受的，這也是他的生活藝術。

逃亡沙國郊居宮殿

中共竊據大陸後，他遷到開羅居住，後又遷到沙烏地阿拉伯。沙國是個回教國家，生活規律嚴肅，國民少有娛樂享受。他在沙烏地時，模仿埃及法魯克王的宮廷生活習俗，將家中的妻妾人等集合起來，以郊遊旅行方式，攜帶飲料、食物及阿拉伯出產的地毯，到曠野大地風景秀麗的名勝區，席地而坐，將妻妾人等圍成一個圓圈，他本人居中，說唱吟奏，啖饌宴飲，其樂融融，像過着帝王的獨特生活，也享受獨樂樂不如眾樂樂

的羣體藝術生活。

人在異邦心繫祖國

一個人有嚴肅的時候，也總有放浪的時候，有緊張的時候，也應有輕鬆的時候，一切行止，應如孔子所言：「大德不逾矩，小德出入可也。」馬步芳的私生活，為人詬病之處固然甚多，但他對國家的貢獻，實在功不可沒，茲舉三事如下：

斡旋簽訂青藏和約

民國十三年，西藏達賴十三世受英國人唆使，由英人接濟槍彈，進軍西康的昌都、恩達、類烏齊三十九族（以上地區在民國三年四月十七日中英森姆拉會議中，英人指其為外西藏），復乘勝攻佔石渠、鄧柯、德格、同普、白玉、武城、寧靜、鹽井、得榮、定鄉、稻成等縣。十六年，劉文輝接任川康邊防總指揮後，即統兵向西康進軍，出擊藏軍，於是西康的鹽井、得榮、定鄉、稻成等縣，首先受撫，其餘尚有腳踪兩條船，心懷貳志的縣份，隨後亦漸有歸順。未久，藏軍又暗助甘孜大金寺喇嘛攻擊漢軍，漢駐軍旅長馬驢率軍剿辦，因馬軍裝備訓練疏弱，戰果不彰，甘孜失陷，隨後瞻化亦以孤城陷落。民國二十一年二月，西康駐防軍旅長馬驢部兵叛亂，馬驢為叛軍所殺，部隊潰散，川康邊防總指揮劉文輝急派余如海旅接替馬驢所遺防地。此時，巴塘（今巴安縣）地方亦發生暴亂，劉總指揮調派建南防守軍與余如海旅會同征剿。五月初克瞻化，甘孜藏軍退出甘孜大金寺。

藏軍雖然退出甘孜與瞻化，但仍盤據於德格、同普、白玉等地區。此時川康邊防劉總指揮見藏軍頑強，一面電請中央支援，一面通函青海玉樹防守部隊司令（馬步芳），請求出師夾擊藏軍，青海主席馬麟即正式命令玉樹駐軍新編陸軍第九師師長馬步芳，派遣該師第一旅旅長馬馴，率輕騎兵百餘，星夜馳援。藏方以為大批青海部隊趕來增援，急忙縮短戰線。後偵知所到青海援軍人數不多，復大事向漢軍進攻。同年七月二十四日，青海方面又加派一個補充團——喇平福團長赴援，八月二十三日，又派馬驢旅長，親率該旅第一團增援，與川軍聲氣聯合，奮勇作戰，一口氣收復石渠、鄧柯等八個縣。藏軍見形勢危迫，要求停戰。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，康藏開始談判，終以雙方意見相距太遠，談判無法繼續，遂成僵局。恰在此時，四川內部發生亂事，康境邊防軍大部調回平亂，康境防守空虛，達賴想利用此一時機，企圖奪回失去土地，一面指使藏軍反撲，

一面開始向西藏征兵。詎料，西藏的別蚌、色拉及格登三大寺的喇嘛羣起反對，同時首府拉薩又發生政變，達賴倉皇走避。此時英國人又想乘火打劫，派兵入藏鎮壓。別蚌等三大寺喇嘛為防英人乘機侵略，遂對達賴讓步，而達賴亦為了緩和內部反對他的情緒，取消征兵計劃，遂與川康軍在十月八日成立「漢藏協定」，指定以金沙江為漢藏界線，漢藏糾紛，暫時告一段落。

漢藏協定成立後，駐守在金沙江右岸的藏軍，時向漢軍挑釁，漢軍守邊部隊鄧蟠村旅長見此情形，也不斷電請劉文輝增援，同時與青海馬家

軍取連絡形勢，隨時準備夾擊藏軍。

青康兩軍夾擊態勢既成，達賴見此形勢，對藏方十分不利，為避免側背同時受敵，遂派出代表，先與青海方面言和，商訂青藏互不侵犯條約，企圖緩和青藏間緊張局面。馬步芳雖明知藏軍之陰謀，仍舊虛與委蛇，表面上亦誠懇表示言和誠意，同時向達賴提出條件，要求藏方同時要與西康方面進行和議。達賴無奈，接受青海方面所提條件。

青藏和約完成後，馬步芳將和約條文呈報中央，國府以馬師長斡旋漢藏和平，厥功至偉，遂於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八日，正式核准「青藏和約」，青康藏多年來的糾紛，至此才告終止。

以上這一段經過，現在臺的青海省立法委員趙珮先生，最為清楚，因為他當時適任中央新編陸軍第九師師長麾下秘書長之職，也是派往藏區和談代表之一。

憤埃親共遷居沙國

大陸淪陷後，馬步芳遷居埃及開羅，民國四十五年五月，中埃斷交，埃及納塞政府承認中共，馬步芳毅然決然離開開羅，遷往沙烏地阿拉伯居住。當時埃及外交部長哈瑪德前來拜訪挽留，聲言：「今開羅方面，雖與中華民國斷交，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，但與你留居開羅，不受影響，我們以回教同宗教立場，依然保護你的一切安全。」馬答：「今貴國與我中華民國斷交，與中共建交，中共是我的敵人，貴國與我們的敵人做朋友，也就是與我為敵，我不願居住在一個敵國的土地上，我決心要離開貴國。」這幾句話隨後傳

中外雜誌

到先總統蔣公介石的耳裡，迨民國四十六年五月三十日，政府決定將原設沙烏地阿拉伯吉達的領事館改為大使館，爲了物色大使人選，外交部煞費周章，待外交部將大使人選名單簽呈到總統府時，總統蔣公以馬步芳忠黨愛國，風範堅貞，節操凜然，又信奉回教，出任沙烏地大使，是最適當人選，遂於四十六年八月九日正式發表馬步芳爲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。

馬步芳軍旅出身，曾不識外交事務，任沙烏地大使後，諸凡舉作，令人詬病；首先他將官邸與館舍合併，僑校與家塾共堂，工廠與公署打成一片（沙烏地在尙未發現石油之前，國民生活艱困，除部份經營畜牧外，大多開設小型工廠，製造各式地毯、帽子等貨品，外銷賺取外匯。馬步芳到沙後也不例外，他在市面買來地毯、帽子原料，分派家中妻妾與子女，就在家中庭堂之內，權充工廠，製造生產，其所得利潤，由其製做人分享），他這種作法，有失國家體面，頗惹僑胞非議。

協調各族和睦相處

青海行政區劃分，十分複雜，管理不易。在此一依其特殊組織的環境中，同時有依地方自治綱領設置的縣治。有明末厄魯特蒙古固始汗據青海後所遺蒙古二十九旗旗盟。有唐時侵入青海，後被元帝忽必烈趕走的吐番所遺留的番盟（玉樹二十五番族），及唐時晉王率李克用所封後代土司（玉樹四土司）等。這些林林總總的不同單位中，有的仍保存着當時興盛時期的組織和制度，如蒙古族的旗盟中，尙有扎薩克爲世襲職，其

爵位有親王、郡王、貝勒、貝子、鎮國公、輔國公及臺吉等，其所襲爵位，至民國二年，尙有親王、郡王、鎮國公、輔國公等爵。至於土司中所襲爵位，有指揮使、指揮同知、指揮僉事、千戶、百戶、八總等職。

青海民族複雜，環境特殊，民國初年馬麒鎮守寧海時，蒙藏各族時有變亂，馬鎮守使利用每年舉行青海祭海的機會，會盟各族王公及千戶、百戶，以調和各族間的衝突與糾紛，因此他對祭海一事十分重視。到了馬步芳主青海省政後，每年祭海，必親自參加，情況顯得更爲隆重。

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中，擔任行政長官，非特殊智慧的政治家，難以縱橫捭闔。雖然，國民政府行政院於民國二十年九月，下令撤銷青海旗盟及土司制，一切改土歸流，不准再呈報補官襲職，然此制曠時甚久，相沿成習，已有積重難返之勢，明雖取消，暗實仍因襲不已。

處此環境，而將其文化背景不同、生活習慣不同、語言風俗不同的民族，熔於一爐，並使其和睦相處，不生鬩牆之爭，不爲國家製造擾攘者，馬步芳實乃捍衛國防之一大功臣。

宗教自由兼容並蓄

馬步芳除對國防有貢獻外，對青海的宗教貢獻也大。

青海的宗教，教派繁多，佛、道、儒、回、喇嘛教、耶穌教等，一應俱有。馬步芳雖然信奉回教，但他尊重國民宗教自由，從不以其聲威與權勢，壓迫其他宗教；相反的，他和信仰喇嘛教

的蒙藏同胞，相處十分融洽。同時他本人擅於藏語，可以與蒙藏同胞直接交談，彼此相處，毫無隔閡，因此，青海的蒙藏王公都與他攀有交情。

青海的宗教，因信仰自由，不論是佛教、道教、耶穌教等均許以並存，佛寺、道觀、廟宇、教堂到處興建，各宗教自由宣揚其教義，深達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道並行而不悖」的境地。

回民在西北地方，都稱之謂「回回」，而不稱「穆民」或「穆斯林」，更不稱「伊斯蘭教民」，同時回回一詞的稱謂，衆多回民均予接受。其原因，根據沙烏地阿拉伯王國駐華文化參贊馬明道博士所著「伊斯蘭教」一書的記述：「回教一詞，僅係在中國領域以內，伊斯蘭教之一種區域性稱謂，原非其本名。」又說：「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後，先後以回紇教、回鶻教、回輝教、回回教，最後演變爲回教。」

他說：「回回」一詞，能通行中國歷時不衰者，當不只是以訛傳訛之故，其主要原因，則爲回教執教之士與學人，對於伊斯蘭一詞，華化爲「回回」一事，不但不加反對，反而樂於接收，甚至暗中推動，助其流行，考其原因，則爲「回」之一字，無論就其字形言，抑無論就其字意言，均與回教教義相吻合，均有助益回教教義之闡揚。」據馬明道參贊的解釋：

（一）字形：「回」字從雙口，即舌口與心口也。進而言之，前者爲語言，後者爲信念。回教對於信德之要求，爲口心如一，口認心誠，如是恰如一「回」字。

(一) 字意：回者，歸也；回教之最高理想為「來處即歸處」，來自何處，將歸至何處，返璞歸真，歸根復命。人類來自「安拉」，仍將歸至「安拉」。

回教的信條，是「念、禮、齋、課、朝」五端。修道的首務為「念」。「念」有口念與心念之分。念則心有所歸，不使流蕩忘返。「禮」為實踐歸路，每日五次，分別在晨、晌、哺、昏、宵之時行之。屆時面向正西方，跪地禮拜，拜時心存誠敬，不可稍有怠忽。另外還有七日一聚，一年兩會，皆在清真寺按規矩進行。「齋」即齋戒，回曆每年一月開始，每日在鷄鳴前進食。一日之中，不另進飲食，亦不作別務，整日省躬思過，蕩滌心身，直到星燦燈明，再進飲食。「課」即捐獻，以濟貧苦，每人按照一定輸額，佈施濟貧。「朝」即朝覲，親詣天方，朝覲聖城，為回民一生之重要工作與願望。

回佛相護胛骨問卜

馬步芳信奉回教，但他更尊崇佛教自由，從不迫害其他宗教，舉個例言之，譬如青海湟中縣的塔兒寺，是青海的佛教聖地，也是佛教改革者宗喀巴大師的誕生地，建築宏偉，媲美西藏的布達拉宮，寺內有僧衆三千多人，歷史悠久，香火鼎盛。該寺於民國元年曾被大火焚燬，事後由蒙藏王公及遠近僧伽捐資重修，目前一切風貌，仍一如往昔。寺中古蹟，如大菩提樹，宗喀巴母親的洗衣石，宗喀巴幼年狩獵用具及獵獲物，兩廊牆壁上所繪的釉畫及大寺屋頂的金瓦等等，一切

都保存完好。

另外塔兒寺每年舊曆正月十五日及六月十六日，有兩度盛大法會，每次法會，曠時數日，四方佛教信徒，遠道前來朝拜者，絡繹不絕，省方軍警不但不加以阻撓，而且派兵妥善保護，維護安全，彼此和平相處。

青海民族複雜，各民族間之文化背景、生活習慣及語言風俗等，各有不同，但居住在青海的藏民，更有一種獨特的文化，即以獸骨來卜吉凶，問休咎。這種文化與我國三千五百年以前，殷商時代盛行的甲骨文很相像，但其傳播的歷史系統，目前已無法查考。

我國發現甲骨文，是清光緒二十五年，在河南安陽縣的小屯村，當時村民不識，當藥材賣給藥店，藥店的郎中把它用來當「刀尖藥」以治療創傷。後來才有人研究發現，這是我國秦漢以前的歷史瑰寶。這些甲骨上所記載的文字內容，多是帝王的祭祀、征伐、田遊、往來行止、卜旬、卜夕日、天象、羊歲、疾病、生死、生育、卜夢、營建及宮廷其他的事項。但藏人所卜者，僅係吉凶、得失、壽夭、禍福及旅行之行止等。

藏人用獸骨問卜的方法，是先將完整的獸胛骨風乾，以刀削去附在胛骨上的筋肉，拭去塵埃及其他附着物，再以松枝柏葉及藏香烘燻。問卜時，問者正坐於火灶之前（以火燒烤胛骨），雙手舉胛骨默禱神靈，申述所祈求事由，祈求畢，即將胛骨擲於火中，少頃取出，骨已燒焦，胛骨變成骨炭，卜者從骨炭之裂痕、部位、形狀、色澤等，以定吉凶、得失、壽夭、禍福及旅行之行

止。

在鑑別胛骨裂痕時，衆皆靜默不得出聲，此時若有人從外而來，則靜候其談話，採取最先三語為胛骨裂痕之解釋，以說明所問事件之休咎。若鑑別胛骨裂痕時，無來人談話，則問卜者在骨炭上面纏繞羊毛一束，藏於袖底，然後至他人集會處，竊聽其談話而定其禍福。藏人就以此種方法，解決各種疑難問題。

又，藏人外出旅行時，在翌晨出發之前，將昨日所食牛羊肉胛骨須全部打碎，原因是深恐被強盜拾得遺棄之胛骨後火燒問卜，以推知旅行客人之所在及所去方向，以為跟蹤劫物殺人之依據。

如此說來，甲骨文在國內研習的人很少，也是中國歷史文物中最難瞭解的事物，但藏人却把它視為玩物，隨便用來當作問卜的工具，這教我們實在無法解釋。

領導回回一片忠貞

馬步芳的一生，可說聲名顯赫，也享盡榮華富貴。大陸棄守後，他雖未帶出一兵一卒，但政府對他仍優渥有加，為了事實需要，國府特任命他為駐沙烏地阿拉伯全權大使。當時埃及政府承認中共，中東國家的形勢，對我極為不利，亟要加強中東各國的外交，因此政府對馬大使的企望，十分殷切，國家外交的前途也幾乎一半是交給他掌握。馬大使初履大使職後，由於他與沙國費瑟國王關係良好，且又能自掏腰包，出手潤綽，頗討好沙國朝野歡心。

但事經未幾，即原形畢露，對外交一切措施，運作欠佳，尤不參加當地使節團的各種活動，性情也變得越來越暴躁，動輒打人，因此使館人員及當地華僑都稱他為「馬打使」。更有僑民不斷向外交部檢舉，說他貪污瀆職，迫害僑民。同時他本人又與他的六姨太索阿德（即馬月蘭）鬧婚變，驚動沙國軍憲，弄得惡名四揚，玷辱國體。

為此，他在五十年四月，自動引咎辭去大使職務。到這時候，我們深感他當年的雄風威儀，似乎已煙消雲散，不復存在了。

自此時未多久，他就胸懷失意悵惘，悵鬱而終。一代英豪，終埋骨於異邦，實令人不勝唏噓。

馬步芳已蓋棺論定，有人批評他「好色、愛錢、殘忍」；也有人說，西藏抗暴運動的失敗，是受到他黃金走私的影響。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，我們想來，這倒未必如此。

馬步芳早已作古，其一生的功過是非，後世之人，自然會有論定，我們也不必一味的褒貶其善惡。我認為，不論中外，自古英雄總是與美人相提並論，馬步芳是英雄，自然也不能例外。

其實，聖哲賢君也都是血肉之軀，都有七情六慾。不平凡的人，總有平凡的一面，也應該有其幸福的私人愛情世界，又何必苛求！大家若能深切了解這一點，就不會神化某人，或苛責某人了。總歸一句話，大陸淪陷後，新疆的麥斯武德、陶峙岳；四川的鄧錫侯、潘文華；西康的劉文輝；雲南的龍雲、盧漢；寧夏的馬鴻賓等，這些

人平常都是在國民政府的庇護下，各自獨立，稱霸一方，大陸淪陷後，俱都投共，颯顏事仇，認賊作父。獨青海的馬步芳，不留在青海，先後前

往埃及及沙烏地阿拉伯繼續盡力反抗共黨暴政，他的公子馬繼援先生更追隨政府來臺，馬步芳的忠貞是無可置疑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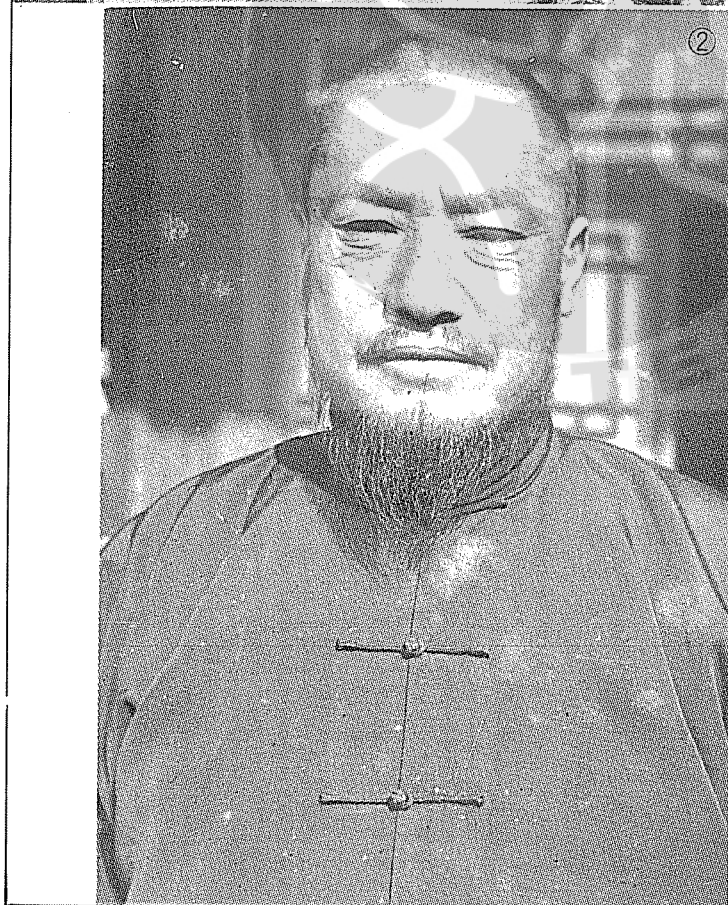
李品仙回憶錄

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廣西李品仙上將，迭任軍政要職，歷經辛亥革命、討袁護法、北伐、抗戰、戡亂諸役，轉戰南北，閱歷閱富。著有「李品仙回憶錄」，翔實生動，包羅萬象，要目如后：武昌起義。回桂連絡。陸榮廷與廣西。保定軍校與蔣百里校長。機關槍長的故事。轉入湘軍服務。傅良佐督湘引起護法戰爭。兩次危險的任務。南北議和與聯省自治。國父誓師北伐與湖南護憲。唐生智與顧和尙。唐生智倒趙與北伐。先鋒變成後衛。武漢三鎮的光復。寧漢分裂與清共。北伐的最後一戰。編遣會議。建設廣西復興中國。三年邊務再任總參謀長。抗戰開始率師出征。京滬棄守。徐州會戰與臺兒莊大捷。武漢保衛戰。武關道上。隨棗會戰。重回大別山。豫皖鄂邊區整建經緯。戰時皖政實施紀要。鞏固邊區及兩次牽制作戰。皖南行與立煌事變。一場痛心疾首的戰鬪。邊區雜憶。勝利曙光和黎明前的黑暗。日寇投降。隨勝利上演的悲劇。安徽的復員與接收。空城計。戡亂戰局逆轉。大陸淪陷。林泉息影。



①



②

①民國25年10月26日青海省主席馬麟(中)離滬出國與送行者杜月笙(右
 二)、楊虎(左二)合影。

②民國21年任陸軍第九師師長後任青海省主席的馬步芳，人們非議他妻
 妾過多，在回教人士的立場是無關宏旨的。(文見81頁)